

警惕《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的文字抄写之误

韩成武 张 岚

摘 要 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存在着严重的文字抄写之误,治学者宜须慎用之。对于抄写中出现的舛误,乾隆有所察觉,颁布“圣谕”,责令馆臣“痛加猛省,悉心校勘”,但并未收到应有的效果。

关键词 四库全书;错字;漏字;指摘

分类号 G256

Abstract There exist serious copying mistakes about text in Wenyuange edition of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Scholars should use it with caution. For the errors which appeared during copying, Qianlong emperor had noticed more or less and ordered museum official reflect deeply and correct carefully. It didn't receive the desired effect finally.

Keywords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Error words; Missing words; Criticism

Class Number G256

编撰于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为后世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同时由于“寓禁于征”的编撰指导思想,也使得大量文献遭到毁灭。对于《四库全书》功过的问题,学界评论已久。笔者基本赞同这些文章的观点,同时也想提醒各位同人:四库馆臣的工作态度着实令人遗憾,他们对抄本的校勘之事可谓漫不经心,致使错字频出。我们在使用这部巨著的时候,必须留心它的抄写之误。

对于《四库全书》抄写中存在错字的问题,乾隆曾经有所觉察,并提出严厉的批评。在《四库全书》的编撰过程中,四库馆臣不断地把抄成的书籍送给乾隆审阅,乾隆很认真地对进呈本进行了抽查,然后颁布“圣谕”,诸如对书籍的取舍问题、编撰的体例问题、奖励献书问题、违碍字的处理问题、改正抄写中的错字问题,等等,从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到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初一,一共颁发“圣谕”25条,其中,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发布的“圣谕”说道:

“……唯是进呈各书,朕信手抽阅,即有舛误。其未经指出者,尚不知凡几。既有校对专员,复有总校、总裁,重重复勘,一书经数人手眼,不为不详,何以漫不经意,必待朕之

遍览乎?若朕不加检阅,将听其伪误乎?……若此任意疏忽,屡训不改,长此安穷!是徒以四库书馆开幸进之阶,为终南快捷方式!又岂可不防微杜渐耶?前定总裁、总校、分校等,按次记过三月,查核交部议处,原不过薄示惩戒,使知愧励。乃各总裁仅请每部抽看十之一二,以图卸责。身为大臣,即不宜如此存心。乃既经抽看,而仍听其鲁鱼亥豕,累牍连篇。其又何辞以自解饰耶?嗣后,务宜痛加猛省,悉心校勘……”^[1]

可见,乾隆对于进呈本出现的“鲁鱼亥豕,累牍连篇”的现象,已经大动肝火,他曾经严厉责备总裁、总校、分校诸官对校勘之事“漫不经意”,“任意疏忽”,并且给他们“记过三月”,“交部议处”,以示惩处。但是馆臣们并未领教,反而向乾隆请求,允许他们“每部抽看十之一二”即可。对此,乾隆认为是“卸责”,是“存心”不正,再次颁布这道“圣谕”,责令他们“痛加猛省,悉心校勘”。但是看来,对于乾隆的三令五申,四库馆臣终究未能悉心领命,错字仍旧在那里摆着。诚如乾隆所说,是“屡训不改”了。

笔者这样说,是有足够依据的。由于科研的需要,笔者最近查阅了上海古籍出版社据

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而重新影印的《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7年出版)收录的《九家集注杜诗》,发现它的抄写错误实在惊人。为了辨明是非,笔者找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哈佛燕京学社编的《杜诗引得》收录的《九家集注杜诗》,哈佛燕京学社编者是根据清代嘉庆刻本点校排印的。笔者把引得本《九家集注杜诗》与四库文渊阁本《九家集注杜诗》进行对照,发现文字多有不同。这些异字孰是孰非,笔者经过查阅相关史料,确认引得本为是,文渊阁四库本为非。现举《忆昔二首》“其一”为例,对文渊阁四库本(以下简称四库本)的错讹加以指摘。

● 四库本在“忆昔先皇巡朔方,千乘万骑入咸阳”二句之下,注释文字出现的错误。

原文:“后汉灵帝末,京都童谣曰:候非候,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邙。”

按:引得本,“候非候”作“侯非侯”,^[2]是也。王侯的侯不能写为“候”。

● 四库本在“阴山骄子汗血马,长驱东史(按,四库文渊阁本《黄氏补注杜诗》、《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杜诗详注》均作“东胡”,为是)胡走藏”二句之下,注释文字出现的错误。

按:引得本,“候应”作“侯应”,是也。侯应,西汉人,事见《汉书》卷九十四。^[3]

● 四库本在“邺城反复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至今(按,四库文渊阁本《黄氏补注杜诗》、《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杜诗详注》均作“至令”,为是)今上犹拨乱,劳心焦思补四方”五句之下,注释文字出现的错误更多,简直不可卒读。

原文:“越王系谋杀太子,为李辅国诸。”

按:引得本,“诸”作“诛”,是也。李辅国诛杀越王李系,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4]

原文:“绝云:按,关中小儿,当为越王系是也。”

按:引得本,“绝云”作“鲍云”,是也。“鲍”即鲍彪,九家集注中之一家。

原文:“(代宗)内平张白、越王之难,外经营河朔。”

按:引得本,“张白”作“张后”,是也。张后即肃宗妻张皇后。代宗平张后、越王之难,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5]

原文:“东坡《诗话》也:关中小儿,谓李辅国也。”

按:引得本,第一个“也”作“曰”,是也。

原文:“为留猛是守未央;谓郭子仪夺兵柄、入宿卫也。”

按:引得本,“猛是”作“猛士”,是也。

原文:“今上犹乱,代宗拨乱也。”

按:引得本,“今上犹乱”作“今上犹拨乱”,是也。“今上”,指代宗。“今上犹乱,代宗拨乱也”,逻辑不通。

● 在“我昔近侍叨奉引”句下,注释文字出现的错误。

原文:“此诗亦言代宗时事,而云‘我昔迎侍叨奉引’。”

按:引得本,“迎侍”作“近侍”,是也。“近侍”指任左拾遗官职,“迎侍”不可解。

● 在“为留猛士守未央,致使岐雍防西羌。犬戎直来坐御床,百官跣足随天王”四句之下,注释文字出现的错误。

原文:“未央,宫名,汉肃何所建。”

按:引得本,“肃何”作“萧何”,是也。

原文:“子仪于肃宗时召还,在干二二年之七月。”

按:引得本,“干二二年”作“乾元二年”,是也。乾元,是唐肃宗的年号。唐代无“干二”年号。

原文:“次年,吹蕃入寇。”

按:引得本,“吹蕃”作“吐蕃”,是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肃宗上元元年,“吐蕃陷廓州”。^[6]

原文:“吐蕃既陷泾州,遂逼京即而陷之。”

按:引得本,“京即”作“京师”,是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代宗广德元年十月戊寅,

“吐蕃入长安。”^[7]

原文:“天子车驾幸陕。”

按:引得本,“幸陕”作“幸陕”,是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广德元年十月丙子,代宗“出幸陕州。”^[8]

●在“愿见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书郎”二句之下,注释文字出现的错误。

原文:“传介子,北地人。”

按:引得本,“传介子”作“傅介子”,是也。

傅介子,西汉人,事见《汉书》卷七十。^[9]

原文:“封介子为义阳候。”

按:引得本,“义阳候”作“义阳侯”,是也。

原文:“今也,止愿见如传介子者,使赞赞普之首,则老儒不复须尚书郎也。”

按:引得本,“传介子”作“傅介子”,“使赞赞普之首”作“使斩赞普之首”,是也。

这首诗的注释文字不过一千来字,竟出现了错(漏)字二十个。如此惊人的失误率,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要让人对《四库全书》的文献学价值不存疑虑是困难的。这些错字的出现,固然是由于抄书匠的无知或缺乏责任感,但作为四库馆臣亦难逃其校勘不慎之责。清代编撰《四库全书》,其编撰机构可谓庞大,设立了总裁官、副总裁官、总阅官、总纂官、总校官等,360多人组成的书馆,各司其职。其中的总阅官、总校官、分校官,显然未尽其职。笔者不可能把《四库全书》通读,不敢说它全部如此,但有此一端亦足以令人提心吊胆。

笔者没有条件去查阅现存于台湾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不过,经向出版业的人士询问这些错字出现的原因,得知:如果是电子版则可能出现错字,但“影印”本是对底本进行拍照而成的,拍照是不会出现错字的。这说明,这些错字原本就出现在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上面。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四库全书》编撰告成之后,永瑢、纪昀等人给乾隆的进表中,仍然理直气壮地写道:“仰蒙训示”,“精心刊误,八行细检朱丝。”此可谓蒙骗皇帝于一时,得罪学人于千古。

参考文献:

- [1]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65:5.
- [2] 洪业,等. 杜诗引得:九家集注杜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15-116.
- [3]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3803.
- [4]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124.
- [5]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7124.
- [6]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7102.
- [7]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7151.
- [8]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7151.
- [9]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3001.

作者简介:

韩成武(1945-),男,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大学文学院,保定,071002;

张岚(1980-),女,助理馆员,河北大学文学院,保定,071002。